

編者按

1931年，日本發動「九一八事變」侵佔東北，1937年日軍挑起「七七事變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，中華大地慘絕人寰。14年艱苦抗戰，中國軍民不屈不撓，總傷亡數字超過3500萬人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堅力量。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，《大公報》推出「抗戰歲月」系列報道，與讀者一起銘記歷史、緬懷先烈，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，發揚抗戰精神，堅定愛國立場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。



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外，印有多張飽經歲月風霜的慰安婦面孔。

抗戰勝利80周年 《大公報》尋訪戰爭受害者

她們，扛起20萬慰安婦尊嚴



抗戰歲月 慰安婦篇

二戰期間，日本軍隊在中國、朝鮮半島、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等地，強徵大量年輕女性作軍隊性奴隸，系統性建立慰安婦制度。中國是最大受害國——慰安婦人數達20萬！歲月流逝，如今登記在冊者僅餘7人，她們是日軍犯下滔天罪行的直接證人，她們扛起了20萬慰安婦的尊嚴。

大公報記者最近走訪多地，接觸學者、志願者、當年暴行目擊者與受害婦女的家屬，還有倖存的慰安婦婆婆們，對他（她）們進行了翔實採訪。我們對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記錄與報道，是對歷史的正視，銘記歷史，才能珍惜和平。

炎夏七月，大公報記者來到湖南，在志願者陪同下尋找五位近百歲的慰安婦婆婆。她們攥緊記者的手，掀開歷經80載歲月無法癒合的傷口……

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

96歲的慧奶奶（化名）見我們進門，立刻靈巧地擡起身，轉身在櫃裏翻找起來。一袋袋、一箱箱零食捧到面前，塞到記者手上時還反覆地說：「婆婆最愛乾淨，這些你們放心吃。」那時，她甚至不知道我們是誰，為何而來。

她的背駝得厲害，卻坐得端莊，白底襯衫十分整潔，對着床頭小鏡梳理滿頭銀髮。「小時候家裏窮，但規矩多，爹娘總說笑不能露齒。」她說道。母親20歲生她不久，國民政府徵兵的人闖進門時，父親正端着飯碗，他擱下碗筷便往門外跑，家裏的小黃狗跟着追，「兵爺們順着狗就抓住了他。」她說道。後來，裹着小腳的母親背着她，挎着籃子去乞討，等父親回家，等來的卻是他在上海陣亡的消息。「一個帶娃的女人活不下去，想改嫁，卻被人販子20塊賣了。」她搖了搖頭，止住話頭。

日軍勞役虐打 「骨頭早已變形」

慧奶奶翻出幾張舊照，照片裏的少女梳着兩條麻花辮，齊齊整整。「十幾歲時遭日軍轟炸，右眼被炸傷



▲慧奶奶向記者翻出舊照，照片裏的慧奶奶（右）梳着兩條麻花辮，端莊秀麗。



▲慧奶奶講述當年被日軍強徵去做慰安婦和苦力，更被日軍掰彎了手臂。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

了。」她抬眼，右眼呈淺淺的琥珀色，看不見瞳孔卻清澈如月亮。

1945年日軍敗局已定，正準備退兵，當地漢奸組織的維持會在村裏強徵婦女，去給日軍洗衣做苦力。慧奶奶和母親被迫每天去報到，幹活的地方被架着機槍的日軍監視。「那年我才16歲，衣服洗得不好，他們就攔着我的胳膊往死裏撻。」她舉起雙手，右手猛地向後反折，「疼得我嗚嗚地哭，飯嚥不下，扣子都扣不上。你看，這邊骨頭早已變形。」

從村子到日軍駐地要走一個小時，路兩旁的柳樹垂着枝條。每天放工時，女人們被趕到一起排成列，日軍站在兩側，看見順眼的年輕姑娘就直接拖走。「有些姑娘甚至不年輕，稍有反抗就被打，有的還被當眾扯下褲子來嚇唬。」她低聲說。這是地方偽政權為日軍組織的一次女性人力資源供給，白天為日軍幹活，晚上作「慰安婦」使用。「有個女人天天押着我們上下班。」她頓了頓，「但我知道，她也是被逼的。」

「做苦工有工錢嗎？」記者不忍

心問心中真正的問題，她卻猛地瞪大眼睛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：「飯都不給吃，哪來的錢？強迫我們去，反抗就是死！」她揉了揉手關節，床邊桌上放着雲南白藥，「我娘也在場，她小腳走不快，她心知肚明，她不作聲……」

「有一天能提告，我一定出庭作證」

奶奶的房間不染一塵，她每天都要打掃屋子，哪怕生病，衣服也得親手洗乾淨。中午從外面吃飯回來，她第一件事就是對着鏡子把頭髮別回耳後。「那些鬼子壞透了。」她忽然說，「小時候有個鄰居公公，日軍掃蕩時問他要雞要牛，老人家聽不懂，他們掄起鎚頭就砸他腦袋。」慧奶奶扁了扁嘴，「他老婆晚上回家，就見男人躺在血泊裏，頭上還插着那把鎚頭。」

慧奶奶原是長沙城裏人，讀過幾年書，做過不少工，是個極要臉面的人。後來幫街坊帶孩子，動作敏捷又愛說愛笑，惹人喜愛。有戶人家把房子租給她，每月2.5元，一租就是30多年，房主臨終前特意立了遺囑：以此2.5元，讓慧奶奶住到百年之後。

過往的事，她從不願多提，偶爾聊得投機漏出幾句，轉眼就岔到別處去。那些傷痛，丈夫直至去世都不知道。或許是剛烈自尊的個性令她心生戒備，又或者是當初小腳母親的沉默，令16歲懵懂少女也明白，這不能申訴的委屈，是不能說的秘密。可是提到若有朝一日可申訴時，她曾對志願者說：「要是有一天能提告，我一定要出庭作證。哪怕他們只賠一塊錢，我也要！」



▲記者在湖南鄉下找到九十六歲曾做慰安婦的慧奶奶，她說：「要是有一天能提告，我一定要出庭作證。」

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



▲李奶奶每天起床都要將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。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



▲另一位曾做慰安婦的李奶奶，她的雙手飽歷滄桑。

逾80載無法癒合的傷口

控訴 暴行

出發前，志願者反覆叮囑記者：不要主動問奶奶們的過往，除非她們自己開口，才能追問幾句。拍照更要先徵得同意，有些奶奶不願讓臉暴露在鏡頭前。雙目失明的李奶奶便是如此。

緊握記者手 往事不堪回首

大公報記者注意到李奶奶手上戴着好看的戒指與手鐲，半蹲下去想拍這雙手時，她突然握住記者的手。由於失明，她急切地將頭挨過來，「那年冬天，我在家中耕田，二三十個日本兵把我拖走，他們強姦我。」李奶奶的臉貼得很近，記者看見那些深深的皺紋，萎縮進嘴幾乎消失的嘴唇，我聞到她身上香香的肥皂味道，「後來日本兵將桐油當作菜油炒菜，吃到上吐下瀉，緊急撤離時撇下我們。」她的手很軟，兩個銀色手鐲和三枚戒指在陰影中泛着冷光。陽光在背後將她的白髮照得透亮。她似擔心記者聽不懂湖南話，急切地一遍遍述說；記者不知所措，看着她因失明無法聚焦的雙眼，心中默默流淚。

「慰安婦」被視作戰場上的「軍需品」，與槍炮一同被運輸、被分配。太多女孩因年紀太小遭虐待摧殘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戰爭結束後，又因這段經歷被一次次拋棄，改嫁三、四次，直到找到能接受她們的丈夫，多是年長者，或是已有前妻兒子的男人。她們大部分會領養個孩子，住在岳陽的劉奶奶便是跟養子一起生活，靠奶奶的補貼維持兩人生計。

面對慘痛人生，奶奶們或潑辣痛斥、或沉默不語，卻仍親切地拉着記者的手，偷偷地藏起記者的車匙，抱着記者說不捨得，拍照時又比一個剪刀手，滿臉皺紋笑成一朵花。她們再不是幽暗歷史中沉重悲慘的代名詞，也不是各大紀念日中逐年倒數的數字，而是黑白舊照中鮮活的少女，也是肩並肩一起吃雪糕的婆婆。

她們一次次講述，一次次當眾開隱秘傷口申訴和抗爭。雖然命運令她們的身體慘遭殘酷的折磨，但她們扛起了20萬中國慰安婦的尊嚴，勇敢地抗爭到底。

責任編輯：呂俊明 美術編輯：徐家寶

日軍侵華暴行 強徵女性作性奴

慘絕人寰

二戰期間，日本軍隊在中國、朝鮮半島、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等地，強徵大量年輕女性為軍隊性奴隸，系統性建立慰安婦制度。中國是最大受害國，慰安所數量、規模及持續時間均居首，受害女性逾20萬，無數人死於性虐待，這是法西斯對女性的集體奴役，也是人類歷史慘絕人寰的記憶。

1937年12月13日，日軍佔領南京，發動南京大屠殺，其間大量婦女遭強暴。面對國際譴責和性病蔓延，日軍加速推行慰安婦制度，上海、南京等地迅速設立慰安所。隨着侵華戰爭擴大，黑龍江、遼寧、雲南、海南等20多省市均設慰安所。長期的非人待遇和奴役生活，讓無數女性身心受創，許多人終生不育，甚至被虐致死。



▲當年等待進入「慰安婦」房間的日軍絡繹不絕。